

美国最新惊险小说

死亡庄园



美国最新惊险小说——

死亡庄园

[美]纳·哥狄斯 著

蓝之坤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晓 谢

技术设计：吴 伟

死亡庄园

〔美〕纳·哥狄斯 著

蓝 之 坤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成都市新华书店发行

彭山彩印厂印刷

开本787×1092mm1/32 印张9.2 插页10 字数190千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0619—5/I·71 印数：1—3万册

定价：2.9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场复仇与追杀的较量；

这是一场为宝窟争夺而展开的搏杀；

这是血与火，情与仇，爱和恨的拼斗；

这是一部故事情节紧张，悬念迭出，险象环生，扣人心弦而又充满情和爱的惊险恐怖小说。

拥有亿万家财的美国西部最显赫的康纳家族首领尤里阿诺·康纳突然遭人暗杀，其庄园被强行霸占。十年后，他的二儿子兰德布隆成了全美最凶险的杀手。为了寻找杀父仇人，一路上历尽血雨腥风，九死一生闯过重重险关，终于在按摩女郎科迪丽亚的帮助下，杀死了霸占其庄园的贩毒集团——摩尔兹家族全体成员。但是，就在他将要找出藏宝图的时候，那个刚刚与他颠鸾倒凤过的情人却向他开了一枪……大难不死的兰德布隆这时发现他身边许多热心“帮助”他的人原来都是受人支使的奸细。他几遭灭顶之灾。又是一次次惊心动魄的较量与肉体与灵魂的搏斗之后，他才找到了杀害自己父亲的真正凶手，他万万没想到元凶就是自己的亲生哥哥。而这一阴谋的幕后操纵者，原来却是……。读罢全书，你才会恍然大悟。结局是那样的出人意外。

1987年全美最畅销书之一的《死亡庄园》！

惊险、曲折、恐怖、动人心魄而又充满情与爱的《死亡庄园》！

主 要 人 物

兰德布隆——庄园主尤里阿诺的二儿子，全美最凶险的杀手之一。

乌拉尔顿——兰德布隆的亲哥哥，庄园主。

比德尼莉——乌拉尔顿的妻子，做过妓女，又是杀手头目卡斯通的情妇。

尤里阿诺——美国西部最显赫的康纳庄园首领。

罗斯曼——贩毒集团摩尔兹家族总头目。

科迪丽娅——罗斯曼的情妇，色情按摩师。

麦克——罗斯曼的大儿子，枪手。

科恩——罗斯曼的二儿子，枪手。

约翰丽丝——麦克的情妇，美国西部女枪手。

桑塔娜——麦克的第二个情妇，女明星。

卡斯通——美国西部杀手，乌拉尔顿庄园副首领。

拉雷多——美国西部枪手，乌拉尔顿庄园保镖。

加尔沃思凯——美国西部枪手，乌拉尔顿庄园保镖。

赫克丽莎——墨西哥女留学生，兰德布隆的第二个情妇。

利加梅尔——妓女，兰德布隆的第三个情妇。

汤姆——摩尔兹家族保安队长，职业杀手。

上 篇

第一章

深夜一点，月亮被厚厚的云层遮盖着。露水压倒了青草，微风把卡里纳德湖腐烂的芦苇、池沼的泥土、被雾气打湿的麦桔的混合气味送到了美国亚利桑那州一个巨大的庄园里。偶尔能听到马匹打响鼻和牧羊犬奔跑着狂吠的声音，随之，又是昏昏沉沉的寂静。夜，安谧、幽深。这时，兰德布隆·康纳机警地向着庄园围墙走去。他身披黑色斗篷，肩上挂着一捆绳子和一床亚麻布，右手拿着一支装有消声器的“克莱门”袖珍手枪。

他轻轻靠近墙边，谨慎地站着侧耳倾听。他一动不动地等了两分钟，满意地耸耸肩，便把一卷棕丝绳子展开——绳子一端绑着乌亮的鹰爪钩。他把钩子往上一抛，钩子挂在了墙上。兰德布隆迅速地沿着绳子往上攀登。爬到墙顶时，他把亚麻布铺开，以防那些嵌在墙顶端的带毒玻璃碎片刺中自己。然后，他又停下来仔细观察了一会儿，把钩子挂到墙头的另一边，使绳子沿着围墙内侧垂直而下。兰德布隆抓住绳子轻轻滑下去，十分轻松地

落在了地上。当他双脚触地时，身体在墙上缓冲了一下，接着稳稳地站住了……

他检查了插在腰间那柄足以致人于死地的印地安人双向蛇头匕首得意地笑了起来。这种匕首带有一种剧毒，只要划破人的皮肤就会一命呜呼。

下一个关口是那群凶恶的德国牧羊狗。

兰德布隆蹲着，等待恶狗嗅到他的气味。这三只“牧羊犬”，受过专门的特殊训练，对猎物它们会残酷无情地发动进攻，直到撕成碎片为止。但这仅仅是第一个障碍。更大的障碍是，庄园里的几幢主要楼房都布满了电子装置，时刻不停地监视每一个角落。要想轻易靠近根本不可能。这样庄园似乎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但兰德布隆明白他此行的目的。于是他匍匐在地，非常小心地爬到了一棵香蕉树前。

此刻，虽然猎狗还没有出现，可是他已经听见它们朝他冲过来了。它们从黑暗中一跃而起，向着他的喉部猛扑过来。他看清了只有两条狗，一闪，躲在树后避开了来势，同时将早已准备好的蛇头匕首在空中划过一道弧形，只见两条狗的咽喉先后裂开了一道两英寸长的创口，随着鲜血一股股涌出，狗在地上挣扎了几下不动了。

他转身看看四周，正想朝主楼房跑去，第三条狗从矮灌木丛中凶恶地腾起，伸出双腿搭在了他的肩上，嘴已触到了他的后颈。他迅速往下一蹲，顺手就是一刀刺进了狗的胸膛。牧羊犬重重地倒在地上，血洒满了一方绿草，接着又是一片沉寂。

他将血淋淋的蛇头双向匕首在树干上擦拭干净，缓

缓插进了白银镶边的刀鞘，蓝色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细小的缝。通过仔细观察，他已基本判断出哪些地方埋有探测器。这个庄园曾是康纳家族的，他曾在此生活了二十年，这儿的一草一木他都非常熟悉。

他绕过这些陷阱，从电子装置监视不到的地方悄悄穿了过去。从他翻越围墙开始计算，不到五分钟，他已经前进到了主楼房大门前的环形阶梯了。他看见最底层的窗口里发出了昏暗的灯光，兰德布隆伏在地上小心窥探着，只见灯光有一种难以觉察的明暗变化。毫无疑问，一般人的眼睛，特别在急切奔跑中人的眼睛是注意不到的。但这种变化的确有，里面肯定有人。

过了一会儿，他直起身，一个箭步窜上台阶，然后弯下腰从门缝里看见了里面的情景：

一个男子被吊在一根胳膊般粗、锃亮耀眼的金属棒上，身上的绸纱短袖衬衫已被马尾鞭撕扯得粉碎，手臂、后背和脸庞都留下了一道道醒目的血淋淋的伤痕。此刻，他无力地耷拉着脑袋，正在无可奈何地遭受一个独眼大汉的毒打。

“你这头猪，快讲……”

独眼大汉猛抽了几鞭，迈动粗短的双腿走向前去，抓住他头发摇了摇。

过了一会儿，那个男子抬起头来，污黑的血迹使他的脸变得有些可怕。

“你们……”他咽了口唾沫，嘴唇蠕动着：“你们这样对待我，上帝会惩罚你们的！”声音嘶哑、悲愤、象是从他那喉管里挤出来的一样。

“哈、哈”

独眼大汉扯动嘴角竟狂笑起来，黑黝黝的肩膀在灯光下泛出了一缕缕淡淡的光晕。

“我听够了，你这个混蛋，甭想我发善心。你听着，如果不说出那人的地址，我就宰了你。”

他伸出两只象铁棍一样布满油污的手臂做了一个杀人的姿势，便退后一步拿起木桌上的“杜瓦尔斯”酒“咕噜咕噜”喝起来。

那个男子依然无力地低垂着头，一言不发。

独眼大汉喝完酒，见他还是紧闭着嘴，一股怒火涌上心头。“呸”地一声将空酒瓶摔碎在地，抬起鞭子就抽。

“在亚利桑那州没有谁逃得过我的马尾鞭……”

他打得惊人的放肆，似乎他占有世界上所有的时间。他不是盲目地乱抽，而是有节奏地、慢慢地打，这样他整个巨大身躯的全部力量都使在那一系列慢动作上。每一鞭都发出了皮开肉绽的声音。

“够了，汤姆，歇一会儿吧！”

从墙角沙发旁走来一位身材矮小的男人。

“去玩玩，那姑娘很性感。”

“我不反对。佛吉尔，你玩过了，痛快吗？”

“痛快极了。”

佛吉尔脸上露出了一种满足而得意的表情。

“你来接着干吧，这家伙很顽固。”

汤姆把鞭子递给佛吉尔用罗德西娅香帕擦了擦脸上的汗水。

“我也去玩玩，委屈你了。”

“放心去吧，汤姆，保你满意。”

兰德布隆听说还有个女人，心里不禁“怦怦”跳了起来。经过观察，被毒打的那个男子无论从相貌、年龄上看都不象自己的哥哥乌拉尔顿。那么，那个女人是谁呢？这群打手追问的“那个人的地址”是指的哥哥吗？他想到这里赶紧把眼睛又贴在了门缝上。

自从十年前，庄园遭到洗劫后，他与哥哥就分手了，从此渺无音讯。前几天，他在菲尼克斯咖啡馆偶然听到哥哥的消息：乌拉尔顿被几名持枪歹徒绑架到了这个庄园，现在正处于危险之中。于是，他便携带武器从北部的圣保罗来到了南部，开始了他的秘密探访……

此刻，他在门前蜷曲着腿，深深吸了口气，他把那支装有消音器的手枪握在了手中。他望了一会儿，只见那个女人被汤姆抱了出来，浑身一丝不挂。尽管她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蹂躏，但她仍然不失贵族小姐的自尊。她愤怒地盯着他，眼里闪烁着仇恨的火焰。

她最多不过二十六、七岁，长着一头令人惊叹的金发和一双蓝色的大眼睛。她的嘴唇就象新鲜的草莓一样红，高耸的乳房白晰、丰满，光洁的大腿好似汉白玉圆柱一样迷人。

兰德布隆在门外看呆了，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在这样荒芜的地方还有这么漂亮的姑娘。同时，他也无法断定，此人到底是谁？

汤姆把她放到紫黑色的长沙发上，脸上浮出了一丝

狰狞的笑意，就象一件珍贵的宝物终于到手一样。他一边哼着流行曲，一边脱去套在身上的“马腮裤”，那张丑陋的、令人作呕的脸被强烈的淫欲染得通红，让人有点心惊胆战。

他向沙发靠过去，脱得精光的身体扭动着，随之，又将淫邪的目光投向了姑娘的乳房，大腿……

他贪婪地看了一会儿，就粗暴地向她扑去，姑娘挣扎着，嘴里发出了痛苦的哀鸣。

“孩子，是爸爸害了你。”

这时，那个被吊着的男子歇斯底里地大声吼叫起来，痛苦和悲伤扭曲了他的面孔。

“你们这群野兽，上帝不会饶恕你们的……”

“好啊。莱特，我真愿死在你的手里，但得让你的女儿给我享用一晚上……”

汤姆说着就吸起嘴去亲吻姑娘的脸庞，并把整个黑黝黝的身体压在了她娇嫩、洁白的胴体上……

“……爸爸……”

姑娘惨叫着。

“……恶棍，……一群恶棍……”

莱特摇摇头，由无可奈何的辱骂变成了嘶哑的呻吟。他这一生都没想到，女儿在自己眼前遭到凌辱，自己竟无力保护。

“你这个老混蛋，竟敢侮辱我们，打死你……”

佛吉尔挥舞着马尾鞭又使劲地抽起来……

躲在室外的兰德布隆再也按捺不住了，正想冲进去，突然，一个满脸麻点的男子却向门边走来了，他边走边

解裤带，可能是睡在里屋才醒来需要解便。

兰德布隆机警地向后退去，几步迈下台阶藏到了十多英尺外的花丛中。他知道如果要贴墙躲在这幢楼房的任何角落都会被电子装置发现。于是，他选择了远离楼房的花园。

片刻，那个满脸麻点的人推门出来了，灯光将他的身影拉得又细又长。他的嘴里叽咕着，就昏昏糊糊地走向了那片玲珑的花丛——兰德布隆正好藏在那里。

他一动不动，把身体象石块一样蜷缩起来。开始他听到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紧接着就是液体敲击花枝的声响。随着声音的逼近，他头上、脸庞都被打湿了。他明白那满脸麻点的人正在小便。不过，此刻，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要在这里干掉他很容易被里面的人知道。幸好，时间不长。

一分钟后，那人心满意足地扎上裤带慢慢转身向室内走去。

兰德布隆·康纳起身朝树林跑去，并且故意弄出响声。

“谁？”

“大麻点”回过头阴沉地问了一句。

兰德布隆装着受了什么惊吓，更加快速地奔向树林深处。

那人笨拙地掏出手枪，一步一步向黑影逼近。

兰德布隆四下张望了一番，又在一棵椰树下徘徊了一会儿，做出犹豫不决的样子。其实他早已胸有成竹。他回头向后面望了望，突然又飞跑起来，跑向靠近围墙

边的树林，俨然象个吓破了胆的人。

他一直跑到树林的最暗处才停下来。这里雾气弥漫，阴影重迭。兰德布隆看见不远处有一个堆放橄榄的小草屋就径直冲了过去，藏在角落里。他紧靠着身后的木板墙，把手伸进口袋握紧了“克莱门”袖珍手枪的枪把，并飞快地装上了消声器。

一会儿，他听到了急促的脚步声和树枝挂着衣服的细微声响。听得出他的对手穿的是软底胶鞋和一件质地昂贵的丝质衬衫。

顷刻间，那人跑过来，然后，又象是察觉到了他的诡计，放慢脚步在阴影窥探着。这时，兰德布隆一下子从黑暗里闪出来，一脚踢掉了那人的武器。

“老实点，朋友。”

他掏出了手枪——

“我手里虽然有枪，但不想用它。如果你打算喊叫或者逃跑，那我可不客气了。”

“你可不是一个慈善家，看样子你杀的人也不下一千。”

“大麻点”用浓重的西部口音答道，语气平静，丝毫没有流露出一丝胆怯。

“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我非常明白，但你什么人也救不了，包括你自己。”

“你是谁？”

兰德布隆一惊，连忙问。

“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只要你离开这个庄园就万事大吉了。”

兰德布隆望着那人沉默了一会儿，他必须稳定情绪，理清思路，才能从“大麻点”的嘴里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刚才被毒打的是什么人？”

“很抱歉，我没有义务告诉你。”

那人得意洋洋地哼了一句。

“我想，你不致于向我开枪吧！——枪声，将把你引向地狱。”

他懂得任何人想在这个庄园里开枪无异于小鸡向野猫挑战。

“亲爱的，别忘了，我这支枪可是装了消声器的，在你身上打一百个窟窿你的朋友也不会知道。”

那人把脖子往前伸伸，眼睛盯着了他的手枪。随后，象一只泄了气的皮球。

“你想知道什么？”

尽管是在黑暗中，兰德布隆也能看到那人脸上出现的颓丧神情。

“我什么都想了解。”

他抖抖黑斗篷，向前轻轻跨了一步。

“你在庄园干什么？”

“做保镖。”

“你们抓了一个叫乌拉尔顿的人吗？”

“没有。”

“那么刚才被毒打的父女俩是什么人？”

“他们是阿克兰翰山的。老爷听说他们知道十年前一个……仇人的……儿子在什么地方，就把……他们……”

抓起来了。”

“他们讲了吗？”

“没有。”

“大麻点”摇了摇头。

“老爷说，如果他们明天再不讲就送他们上绞架。”

“你们老爷叫什么？”

“罗斯曼·摩尔兹。”

“是从巴西移居来的，是吗？”

“是的，你认识他？”

那人惊奇地问。

兰德布隆听到这里，仇恨的怒火蓦地烧沸了他周身的血液。他愤怒地举起枪对着“大麻点”的胸膛勾动了板机。

“不仅认识他，而且还知道他是杀死父亲的仇人。”

说罢，又朝正在垂死挣扎的“大麻点”狠狠踢了一脚，那人象一个笨重的西瓜，接连在地上打了几个滚死去了。

随后他拨开树枝，紧握手枪，又小心翼翼地朝那幢楼房走去……

此时，已是下半夜了，风凉凉地拂动着树叶，蒸腾的雾气已开始消散，月光从云缝里挤出来冷冷地照耀着庄园，使人感到一种令人窒息的沉静。

他潜到花台旁的花丛中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发现底楼的屋内已恢复了平静，几个打手也不见了。

他直起身，跨过那道栏杆，几步蹿上环形台阶，侧耳听了听里面的动静。尔后，悄悄将门推开闪了进去。

他看见只有父女俩在里面。父亲双手的绳子已经解开正瘫软地倒在地上；女儿赤身裸体地在沙发上侧卧着，大腿间布满了血迹，毫无疑问，是遭受了残酷的性虐待所致。

他举着枪，轻轻走到那人面前，蹲下腿，把躺在地上的、伤痕斑斑的老者唤醒。

“你……是……谁？”

那人呻吟道。

“嘘”

兰德布隆把食指放在唇上叫他不要出声。

“我是来救你们的，能走吗？”

他用手扶住老者的头凝视着，觉得有些面熟。

“还能……走……”

那人喘息着——

“只是我的女儿被……他们……凌辱……怪可……怜的。”

“别耽误时间了……”

兰德布隆扶着他走了两步，看来情况不错。

“出门向左，到马厩那儿等我。知道那地方吗？”

那人点点头，就一瘸一拐地走出了房门。

兰德布隆把枪插进腰带，一个大步跨向沙发，抱起那姑娘就向马厩跑去。

马牵出来了，父女俩在兰德布隆的帮助下，都骑上了马背。这时，从花园的方向突然传来了一阵恐怖的声音：

“你们都别想跑了，你们的一举一动都显示在我们